

# 拜农民为师，向实践学习

## ——在紅安普及哲学的一点体会

柳林工作组

整个普及哲学的过程，实际上是我们向农民群众学习哲学的过程。王任重同志来紅安視察时，曾教导我們說：“花生地里有哲学，炼鉄爐旁有哲学，”要我們好好向工人农民学习哲学。在当时，还有一些同志感到惶惑不解。经过这次普及哲学的实践，这种惶惑不解的情绪，得到了彻底的清除。

在普及哲学中，使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农民群众不但能够学哲学，而且学的好得很。农民在短时期内的学习情况，可以概括三句话，就是“学习得快，领会得深，运用得好”。儘管許多农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甚至还是文盲，儘管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他们还是第一次碰面，但是，只要采取就实論虚的方针，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們是一听就懂，一懂就用。甚至在我們口中还是干巴巴的条文，一到他們手中就变成了活生生的馬克思主义，推动生产，指导实践，发挥出改造世界的巨大威力。事实說明：农民是素朴的唯物主义者，自发的辯証法家。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老苏区的革命傳統，党在解放以来，通过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改革对农民进行的馬列主义思想教育，使他們具有丰富的实际知識和哲学智慧。許多农民和干部听了一二次哲学以后，反映說：“原来哲学就在我身边。”“我們过去生产搞好了，工作搞对了，原来就合乎哲学，犯錯誤，出偏差，才是不合哲学。”的确是如此，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經驗的概括和总结。一位木工罗玉文同志听講哲学以后写了首诗：

一听哲学不用愁，好比鋸子和斧头。

唯心唯物分得清，砍掉矛盾爭上游。

他用鋸子和斧头来比喻哲学，是十分恰当的，因为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工具。有同志講矛盾是对立的統一而講不醒豁时，一个农民补充說：“矛盾就是对立面的統一，一个巴掌打不响，就是这个道理。”真是一語道破，生动而准确。我們在普及哲学工作中，正象一个社員說的那样：“哲学本来劳动創，可惜落于少数掌，現在我們学哲学，正是哲学轉家乡。”深深感到工农学哲学的运动，的确是哲学还老家的运动。

农民群众之所以能够迅速掌握馬克思主义的精髓，还因为他們是理論結合实际的好榜样。首先，他們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产和工作中的实际問題。哲学理論对于他們的唯一意义，就在于馬列主义哲学是認識的工具，是行动的指南。他們概括自己的学习收获时，总是把哲学和实践相联系，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实践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际行动相联系。例如他們在大大報上所写的学习心得：

大家学哲学，心里多快乐，能辨是与非，要追。

唯心屬幻想，唯物講实际，唯心論无凭，害人。

唯物有凭証，事物分得清，人人学得透，利羣。

哲学世界觀，人人要鑽研，辨明真与伪，不难。

主觀与客觀，思想分二論，主觀能动性，加番。

矛盾分二类，敌我要分清，它們能轉变，辯明。

哲学交工农，時間莫放松，生产和工作，精通。

这种学习态度，和一些知識分子学理論，乃是为了著書立說，成名成家，或者为理論而理論等个人主义的目的根本不同。其次，农民在学习哲学中，立場界限十分鮮明。他們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很快地就判定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和党性；回憶起过去地主、反动派的种种欺騙、詭詐，很自然地就認識到唯心主义的阶级根源：

数千年来是暗中，富讀詩書穷务农。

富讀詩書心机用，造成迷信假威风。

穷人那知其中意，受尽飢寒怨五行。

誰知光明重出見，党的英明领导中。

領導我們学哲学，方知唯心是害人。

揭穿迷信假面目，明确真理永不穷。

他們只用唯物主义是“真”的，唯心主义是“假”的两个字，就揭露了哲学上两条路綫对立斗争的絕對性。他們說：“毛主席的哲学句句都說的农民心里的話”。“地主有地主的哲学，工农有工农的哲学，地主的哲学是‘剝削主义’、唯心主义；我們的哲学是‘劳动主义’、唯物主义。我們要用‘劳动主义’反对‘剝削主义’，要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他們說：

“唯心主义实可恨，犯了主觀还不認。脱离实际去办事，工作怎能大跃进，誰个如有唯心論，斬草除根不留情”。而且他們把哲学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他們在反駁富裕中农否認58年增产大跃进时說：“要从唯物出发，当減不能說增，当增就不能說減”，在反对“今不如昔”的論調时說：“只要把过去的生活摆出来，就知道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你看，多么强烈的阶级感情。这种感情，使他們接受、热爱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出于自然，沒有絲毫勉强。而这，對我們是极其深刻的教育，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决定了在哲学学习上不紅就不可能专，只有具有了无产阶级立場和工农思想感情，才可能学好哲学。再其次，农民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上的突出特点，就是为用而学，学了就用，学用一致，边学边用。永河公社一个生产队干部程敬譜对社員态度急躁，羣众說他“一拍、二炸、三丢手”，当他学了人民内部矛盾，懂得了团结批評团结的公式，衡量了自己改正了錯誤。現在社員这样反映：“以前怕你翻眼睛，現在你以理服人，有細說，有理由”，敬譜自己也高兴地說：“哲学是个宝，人人少不了。干部学哲学，羣众路綫要記牢。有方法，要分析，問題解决快又好。想过去，真好笑，迁事爱爭吵。看如今，开了窍，不发态度不粗暴”。这个例子，很好的說明了他們学习理論，不是停留在字面上，口头上，而是立即用以指导实践。他們整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运用的过程。愈用愈灵，也就越学越深。毛主席教导我們：“对于馬克思主义理論，要能精通它，运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讀書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广大农民正是这样实践着，因而学得快，学得好。

應該着重指出：許多农民对哲学学习不但表現了极大热情“以后天天学哲学，无事不迟到”“我每天学了哲学再睡觉”而且还表現了一种令人欽佩的严肃精神。资产阶级知識分子

曾經叫囂：“工农羣众学哲学会把理論簡單化、庸俗化、破坏了理論的純洁性、完整性……”。这真是荒謬到頂的說法。事实上，农民学了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認真严肃地把学到的原理貫徹到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去。学了主觀能动性，就成倍地提高劳动效率；学了矛盾論，就分析解决自己周圍的矛盾，他們把开任何會議，都称为“找矛盾、解矛盾”的会；学了兩类矛盾的学說，就在內部展开批評，加强团結，或者就对长期暗藏的敌人展开不調和的斗争。許多农民和基层干部，由于迫切要求提高思想、改进工作，当他們每学到一个哲学原理，知道了主觀、片面、保守、急躁……等对工作的危害时，立即認真地檢查自己工作上和思想上的錯誤缺点，并努力加以改正。这种严肃的精神，和那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对比起来，恰恰是那些理論脱离实际，言行不一致、把馬列主义詞句当作“商标”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才是对于理論的簡單化、庸俗化，才是对于理論的破坏和糟蹋。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农民羣众学习哲学，就能掌握得快，領会得深，运用得好。他們不仅能学善用，而且还能講得很好。短期的普及哲学中，我們亲眼看到不少的比我們講得好、講得透而为农民羣众所热烈欢迎的哲学講師，已經湧現出来。我們可以毫不怀疑的肯定：在全民学哲学的运动中，在我国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逐步消失，千千万万个最优秀的新型的哲学家，将从工农羣众中成长起来。毛澤东的哲学思想的紅旗，将会插遍祖國的每一个角落。我們偉大的祖國一定会变成一个哲学的中国。

以上这些事实，使我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对比农民学哲学、用哲学、講哲学的情况，更使我們进一步找出了在过去教学与学习中理論脱离实际的深刻根源。农民是劳动者，长期的階級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不仅使他們具有丰富的实际知識，而且，使他們养成了实事求是，鄙視空談的階級性格。“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这就是农民学习哲学时，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方法对头的根本原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由于脱离劳动、脱离羣众，只具有一些片面的書本知識和华而不实的作风，因而就容易流于浮誇和空談。更重要的，是农民在激烈的階級斗争中所鍛炼出来的革命立場和对党的深厚感情，使他們对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很自然的能够領会和运用。未彻底改造的知識分子，正是缺乏坚定的革命立場和这种工农的思想感情，也就很难真正領会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理論脱离实际，正是沒有党性或党性不純的集中表現。結論是什么呢？一句話，必須拜农民为师，向实践学习。首先，今后在普及哲学和党的理論宣傳工作中，必須更加自觉地先当劳动羣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他們的先生，繼續再当学生，才能繼續当先生。說当先生的意思，只不过是互教共学中，我們有責任把一切知識都还给劳动人民。同时，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必須加强思想改造，坚决克服理論脱离实际的致命弱点，深入实际，深入羣众，深入生活，使哲学和劳动相結合，把自己鍛炼改造成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真正下决心在劳动羣众中生根落戶，与劳动羣众共命运，同呼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理論結合实际，真正学好馬列主义哲学，同时，在全民学哲学，哲学在中国已发展到一个嶄新历史阶段的新形势下，也才可能或多或少尽到一个哲学工作者的职责，在劳动羣众中去吸取智慧和力量，使自己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或多或少能够反映出我們时代的精神的精华。